

第四回 江小姐俏心多不吞不吐試真情 雙公子癡態發如醉如狂招訕笑

詞云：

佳人祇要心兒俏，俏便思量到。從頭直算到收梢，不許情長情短忽情消。一時任性顛還倒，那怕旁人笑。有人點破夜還朝，方知玄霜搗盡是藍橋。

〈虞美人〉

話說雙星自從遊園之後，又在夫人房裏喫了夜飯，回到書房，坐著細想：「今日得遇小姐，又得見小姐之詩，又湊著夫人之巧，命我和了一首，得入小姐之目，真僥倖也。」心下十分快活。祇可恨小姐賣乖，不肯同去遊園，又可恨園中徑路不熟，不曾尋見小姐的拂雲樓在那裏。想了半晌，忽又想道：我今日見園中各壁上的詩題，如《好鳥還春》，如《鶯啼修竹》，如《飛花落舞筵》，如《片雲何意傍琴臺》，皆是觸景寓情之作，為何當此早春，忽賦此‘似曾相識燕歸來’之句，殊無謂也。莫非以我之來無因，而又相親相近若有因，遂寓意於此題麼？若果如此，則小姐之俏心，未嘗不為我雙不夜而躊躇也。況詩中之「全不避」、「了無嫌」，分明刺我之眼饞臉涎也。雙不夜，雙不夜，你何幸而得小姐如此之垂憐也？」想來想去，想的快活，方纔就寢。

正是：

穿通骨髓無非想，鑽透心窩祇有思。

想去思來思想極，美人肝膽盡皆知。

到了次日，雙星起來，恐怕錯看了小姐題詩之意，因將小姐的原詩默記了出來，寫在一幅箋紙上，又細細觀看。越看越覺小姐命題的深意原有所屬，暗暗歡喜道：小姐祇一詩題，也不等閒虛拈。不知他那俏心兒，具有許多靈慧？我雙不夜若不參透他一二分，豈不令小姐笑我是個蠢漢？幸喜我昨日的和詩，還依稀彷彿，不十分相背。故小姐幾回吟賞，尚似無鄙薄之心。或者由此而再致一詩一詞，以邀其青盼，亦未可知也。但我想小姐少師之女，貴重若此；天生麗質，竊宛若若此；彤管有煒，多才若此。莫說小姐端莊正靜，不肯為薄劣書生而動念，即使感觸春懷，亦不過筆墨中微露一絲之愛慕，如昨日之詩題是也。安能於邂逅間，即眉目勾挑，而慨然許可，以自媒自嫁哉，萬無是理也！況我雙星居此已數月矣，僅獲一見再見而已。且相見非嚴父之前，即慈母之後，又侍兒林立，卻從無處以敘寒溫。若欲將針引線，必鐵杵成針而後可。我雙不夜此時，粗心浮氣，即望玄霜搗成，是自棄也。況我奉母命而來，原為求婚，若不遇可求之人，尚可謝責。今既見蕊珠小姐絕代之人，而不知極力苦求，豈不上違母命，而下失本心哉？為今之計，惟有安心於此，長望明河，設或無緣，有死而已。但恨出門時約得限期甚近，恐母親懸念，於心不安。況我居於此，無多役遣，祇青雲一僕足矣。莫若打發野鶴歸去報知，以慰慈母之倚閭。

思算定了，遂寫了一封家書，並取些盤纏付與野鶴，叫他回去報知。江章與夫人曉得了，因也寫下一封書，又備了幾種禮物，附去問候。野鶴俱領了。收拾在行李中，拜別而去。

正是：

書去緣思母，身留冀得妻。

母妻兩相合，不問已家齊。

雙星自打發了野鶴回家報信，遂安心在花叢中作蜂蝶，尋香覓蕊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蕊珠小姐自見雙星的和詩，和得筆墨有氣，語句入情，未免三分愛慕，又加上七分憐才，因暗暗忖度道：少年讀書貴介子弟，無不翩翩。然翩翩是風流韻度，不墮入裘馬豪華，方微有可取。我故於雙公子，不敢以白眼相看。今又和詩若此，實係可兒。才貌雖美，但不知性情何如？性不定，則易更於一旦；情不深，則難託以終身，須細細的歷試之。使花柳如風雨之不迷，然後裸從於琴瑟未晚也。若溪頭一面，即贈皖紗，不獨才非韞玉，美失藏嬌，而宰相門楣，不幾掃地乎？

自胸中存了一個持正之心，而面上便不露一痕容悅之像。轉是彩雲侍兒忍耐不住，屢屢向小姐說道：「小姐今年十七，年已及笄。雖是宰相人家千金小姐，又美貌多才，自應貴重，不輕許人，然亦未有不嫁者。老爺夫人雖未嘗不為小姐擇婿，卻東家辭去，西家不允，這還說是女婿看得不中意。我看這雙公子行藏舉止，實是一個少年的風流才子。既無心撞著，信有天緣。況又是年家子侄，門戶相當，就該招做東床，以完小姐終身之事。為何又結義做兒子，轉以兄妹稱呼，不知是何主意？老爺夫人既沒主意，小姐須要自家拿出主意來，早作紅絲之繫，卻作不得兒女之態，誤了終身大事。若錯過了雙公子這樣的才郎，再期求一個如雙公子的才郎，便難了。」

蕊珠小姐見彩雲一口直說出肝膽肺腑之言，略不忌避，心下以為相合，甚是喜他。便不隱諱，亦吐心說道：「此事老爺也不是沒主意，無心擇婿。我想他留於子舍者，東床之漸也。若輕輕的一口認真，倘有不宜，則悔之晚矣。就是我初見面時，也還無意，後見其信筆和詩，才情躍躍紙上，亦未免動心。但婚姻大事，其中情節，變換甚多，不可不慮，所以蓄於心而有待。」

彩雲道：「佳人才子，恰恰相逢，你貪我愛，諒無不合。不知小姐更有何慮？小姐若不以彩雲為外人，何不一一說明，使我心中也不氣悶？」小姐見彩雲之問話問得投機，知心事瞞他不得，遂將疑他少年情不常，始終有變，要歷試他一番之意，細細說明。彩雲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「小姐所慮固然不差。但我看雙公子之為人十分志誠，似不消慮得。然小姐要試他一試，自是小心過慎，卻也無礙。但不知小姐要試他那幾端？」

小姐道：「少年人不患其無情，而患其情不耐久。初見面既親且熱，恨不得一霎時便偷香竊玉。若久無顧盼，則意懶心曠，而熱者冷矣，親者疏矣。此等乍歡乍喜之人，妾所不取。故若親若近，冷冷疏疏，以試雙郎。情又貴乎專注，若見花而喜，見柳即移，此流蕩輕薄之徒，我所最惡。故欲情人擲果，以試雙郎。情又貴乎隱顯若一，室中之展轉反側，不殊珍大道之秣馬秣駒，則其人君子，其念至誠。有如當前則甜言蜜語，若親若昵，背地則如棄如遺，不瞅不睬，此虛浮兩截之人，更所深鄙。故欲悄悄冥冥潛潛等等，以試雙郎。況他如此類者甚多，故不得不過於珍重，實非不近人情而推尊作啞。」

彩雲道：「我祇認小姐遇此才人，全不動念，故叫我著急。誰知小姐有此一片深心，蓄而不露。」

我為小姐的一片私心方纔放下。但祇是還有一說……」小姐道：「更有何說？」彩雲道：「我想小姐藏於內室，雙公子下榻於外廂，多時取巧，方得一面；又不朝夕接談，小姐就要試他，卻也體察不能如意。莫若待彩雲幫著小姐，在其中探取，則真真假假，其情立見矣。」小姐聽了大喜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你也傾心，我也吐膽，彼此不勝快活。

正是：

定是有羞紅兩頰，斷非無恨蹙雙眉。

萬般遮蓋千般掩，不說旁人那得知。

卻說彩雲擔當了要幫小姐歷試雙公子有情無情，便時常走到夫人房裏來，打聽雙公子的行事。一日，打聽得雙公子已差野鶴回家報知雙夫人，說他在此結義為子，還要多住些時，未必便還。隨即悄悄通知小姐道：「雙公子既差人回去，則自不思量回去可知矣。我想他一個富貴公子，不思量回去，而情願留此獨居，以甘寂寞，意必有所圖也。若細細揣度他之所圖，非圖小姐而又誰圖哉？既圖小姐，而小姐又似有意，又似無意，又不吞，又不吐，有何可圖？既欲圖之，豈一朝一夕之事，圖之若無堅忍之心，則其倦可立而待。我看雙公子去者去，留者留，似乎有死守藍橋之意。此亦其情耐久之一征，小姐不可不知。」小姐道：「你想的論的未嘗不是。但留此是今日之情，未必便定情終留於異日。我所以要姑待而試之。」

二人正說不了，忽見若霞走來，笑嘻嘻對小姐說道：「雙公子可惜這等樣一個標緻人兒，原來是個馱子。」小姐因問道：「你怎生見得？」若霞道：「不是我也不知道，祇因方纔福建的林老爺送了一瓶蜜餞的新荔枝與老爺，夫人因取了一盤，叫我送與雙公子去喫。我送到書房門外，聽見雙公子在內說話。我祇認是有甚朋友在內，不敢輕易進去。因在窗縫裏一張，那裏有甚朋友，祇他獨自一人穿得衣冠齊齊整整，卻對著東邊照壁上一幅詩箋，吟哦一句，即讚一聲‘好！’就深深的作一個揖道：‘謝淑人大教了。’再吟哦一句，即又讚一聲‘妙！’又深深作一個揖，道：‘蒙淑人垂情了！’我偷張不得一霎，早已對著壁詩，作過十數個揖了。及我推門進去，他祇吟哦他的詩句，竟象不曾看見我的一般。小姐你道馱也不馱？你道好笑也不好笑？」小姐道：「如今卻怎麼樣了？」若霞道：「我送荔枝與他，再三說夫人之話，他祇點點頭，努努嘴，叫我放下，也不做一聲。及我出來了，依舊又在那裏吟哦禮拜，實實是個馱子。」小姐道：「你可知道他吟哦的是甚麼詩句？」若霞道：「這個我卻不知道。」

這邊若霞正長長短短告訴小姐，不期彩雲有心，在旁聽見，不等若霞說完，早悄悄的走下樓來，忙閃到東書院來竊聽。祇聽見雙公子還在房裏，對著詩箋跪一回，拜一回，稱讚好詩不絕口。彩雲是個急性人，不耐煩偷窺，便推開房門，走了進去，問雙公子，道：「大相公，你在這裏與那個施禮，對誰人說話？」雙星看見彩雲，知他是小姐貼身人，甚是歡喜。因微笑答應道：「我自有人施禮說話，卻一時對你說不得。」彩雲道：「既有人，在那裏？」雙星因指著壁上的詩箋道：「這不是？」彩雲道：「這是一首詩，怎麼算得人？」雙星道：「詩中有性有情，有聲有色，一字字皆是慧心，一句句無非妙想。況字句之外，又別自含蓄無窮，怎算不得人？」彩雲道：「既要算人，卻端的是個甚人？」雙星道：「觀之艷麗，是個佳人；讀之芳香，是個美人；細味之而幽閒正靜，又是個淑人。此等人，莫說眼前稀少，就求之千古之中，也似乎不可多得。故我雙不夜於其規箴諷刺處，感之為益友；於其提撕點醒處，敬之為明師；於其綢繆纏戀處，又直恩愛之若好逑之夫婦。你若問其人為何如，則其人可想而知也。」彩雲笑道：「據大相公說來，祇覺有模有樣。若據我彩雲看來，終是無影無形。不過是胡思亂想，怎當得實事？大相公既是這等貪才好色，將無作有，以虛為實，我這山陰會稽地方，今雖非昔，而浣紗之遺風未散，捧心之故態尚存，何不尋他幾個來，解解飢渴？也免得見神見鬼，惹人譏笑。」

雙星聽了，因長歎一聲道：「這些事怎可與人言？就與人言，人也不能知道。我雙不夜若是等閒的蛾眉粉黛可以解得飢渴，也不千山萬水來到此地了。也祇為香奩少彩，彤管無花，故檢遍春風而自甘孤處。」彩雲道：「大相公既是這等看人不上眼，請問壁上這首詩，實是何人做的，卻又這般敬重他？」雙星道：「這個做詩的人，若說來你到認得，但不便說出。若直直說出了，倘那人聞知，豈不道我輕薄？」彩雲道：「這人既說我認得，又說不敢輕薄他，莫非就說的是小姐？莫非這首詩，就是前日小姐所做的賦體詩？」雙星聽見彩雲竟一口猜著他的啞謎，不禁欣然驚訝道：「原來彩雲姐也是個慧心女子，失敬，失敬。」彩雲因又說道：「大相公既是這般敬重我家小姐，何不直直對老爺夫人說明，要求小姐為婚？況老爺夫人又極是愛大相公的，自然一說便允。何故晦而不言，轉在背地裏自言自語，可謂用心於無用之地矣。莫說老爺夫人小姐，不知大相公如此至誠想望；就連我彩雲，不是偶然撞見問明，也不知道，卻有何益？」

雙星見彩雲說的話，句句皆道著了他的心事，以為遇了知己，便忘了爾我，竟扯彩雲坐下，將一肚皮沒處訴的愁苦，俱細細對他說道：「我非不知老爺夫人愛我，我非不知小姐的婚姻，原該明求。但為人也須自揣，你家老爺一個黃閣門楣，豈容青衿溷辱？小姐一位上苑甜桃，焉肯下嫁酸丁？開口不獨徒然，恐並子舍一席，亦犯忌諱而不容久居矣。我籌之至熟，故萬不得已而隱忍以待。雖不能歡如魚水，尚可借雁影排連以冀一窺色笑。倘三生有幸，一念感通，又生出機緣，亦未可知也。此我苦情也。彩雲姐既具慧心，又有心憐我，萬望指一妙徑，終身不忘。」

彩雲道：「大相公這些話，自大相公口中說來，似乎句句有理；若聽到我彩雲耳朵裏，想一想，則甚是不通。」雙星道：「怎見得不通？」彩雲道：「老爺的事，我捉摸不定，姑慢講。且將小姐的事，與你論一論。大相公既認定小姐是千古中不可多得之才美女子，我想從來惟才識才，小姐既是才美女子，則焉有不識大相公是千古中不可多得之才美男子之理？若識大相公是才美男子，則今日之青衿，異日之金紫也，又焉有侍貴而鄙薄酸丁之理？此大相公之過慮也。這話祇好在我面前說，若使小姐聞知，必怪大相公以俗情相待，非知己也。」雙星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彩雲姐好細心，怎直想到此處？想得甚是有理，果是我之過慮。但事已至此，卻將奈何？」

彩雲道：「明明之事，有甚奈何？大相公胸中既有了小姐，則小姐心上，又未必沒有大相公。今所差者，祇為隔著個內外，不能對面細細講明耳。然大相公在此，是結義為子，又不是過客，小姐此時，又不急於嫁人。這段婚姻，既不明求，便須暗求。急求若慮不妥，緩求自當萬全。那怕沒有成就的日子？大相公不要心慌，但須打點些巧妙的詩才，以備小姐不時拈索，不至出醜，便萬萬無事了。」雙星笑道：「這個卻拿不穩。」又笑了一回，就忙忙去了。

正是：

自事自知，各有各說。

情理多端，如何能決？

彩雲問明了雙公子的心事，就忙忙去了，要報知小姐。祇因這一招，有分教：剖疑為信，指暗作明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。

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